

爱的教育

一个微暖的春日，我在课堂上讲《关雎》。

这是一首爱情诗，诗中的主人公爱上了“窈窕淑女”，于是“寤寐思服”“辗转反侧”。学生听懂了，教室里响起微微的笑声，有几个学生不约而同地望向同一个方向，我顺着看过去，一个女生正低头看书。

风过校园，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，学生也不时窃窃私语。我说，你们讨论什么呢，可以说一下吗？过了一会，一个学生站起来，提了个问题：《诗经》中为什么要有爱情诗呢？

这可能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，但不失为一个误打误撞的好问题。

确实，《诗经》绝非流行歌曲集，而是古代贵族子弟的教材，为什么会放进爱情诗，并且作为开篇呢？这其中有古人的智慧，有他们对生命、对教育的理解。《关雎》的爱情是具有教育性的；从“君子好逑”到“寤寐求之”，再到“琴瑟友之”“钟鼓乐之”，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见钟情，到被烈火般的爱情折磨，再到最后用典雅的音乐来取悦爱人，是一个“发乎情止于礼”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将炽热的爱转化为美善人格的过程。

而且，细品“琴瑟友之”的“友”字，还带着点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。

古人读《关雎》和我们现在读《关雎》是不同的。我们是作为古代文学作品来学，学文言，学手法，但古人学《关雎》，文字、手法在其次，重要的是学习那种既热切又婉转的情感表达，以及将浓烈的爱转化为美好人格的精神修炼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学习“爱”，学习怎么去爱。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，但不能任意流淌，而要进行引导。《诗经》作为古代贵族教育的教材之一，承担着教化当时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爱情婚姻观的任务。

或许是第一次听到这些，学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更大了。

下课后，我下楼经过篮球场，几个男生在练习投篮，额头微沁汗水，阳光下闪耀。一个声音在后面轻轻响起：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爱情呢？我回头发现，是那个在课堂上低头看书的女生。

我之前听其他老师说过，她似乎在“谈恋爱”，老师、家长都在以直接或旁敲侧击的方式提醒她。我上课的那些话，只是对《关雎》的解读，但对她而言，或许有着更多的触动。这或许就是古人将《关雎》作为教材的原因——爱是需要教育的，教育中也不能缺乏爱的教育。今天的教育回避爱情，人们认为这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。《关雎》则告诉我们，古代并不缺乏爱情教育，还把爱作为人格教育的力量。

爱是生命中的大事，自然也是教育中的大事。今天的教育回避这个话题，是缺乏教育智慧的表现。最关注爱情教育的教育家是苏霍姆林斯基，他认为“谈论爱情就是在谈论最神圣的教育”，“教学生怎样对待爱情，这是教育工作最细腻的一面”。他把爱情的教育看作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部分，既是因为“婚姻生活是巨大得无与伦比的创作……孩子们需要精神准备”，应该设立一门关于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的课程，让学生在情感萌发之时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爱，怎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也是因为爱情是可以激发人向上的生命力量，“高尚、纯真的爱情以及自我批评精神，能使一个人执着追求道德理想。”

什么是爱？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也曾问过他。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先后写了六封信给他的女儿：爱不仅是“两情相悦”，更是美好的责任，年轻人要“为机智而勇敢的爱情创造精神的力量”。他反对把爱情教育简单理解为性教育，因为精神生活才是爱的源泉。如果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“使学生聪明的学校”成为现实，如果学生在生命勃发时候就遇到智慧的教育，他们会找到认识爱的起点，并且在未来的旅途上，一步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。



舒兴庆，中学教师，诗人，在《中国德育》《诗江南》《安庆日报》等发表论文、诗文近百篇，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、诗歌、随笔年度选本。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、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。

歇晌

杨立宇

日头滑到蓝色天幕正南，像一块早已烧透、眼看就要化成一汪水的铁饼。梭形的小村庄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如同蒸笼中一只蒸得半熟的菜包子。街上不见人，人们都躲在家里，烧水，吃饭，歪在炕上睡觉，坐在树下打盹。也有的，小声地拌嘴，白着眼恼气。有的烟囱，慢条斯理地冒着淡淡的烟，让人觉得，这是他们全家长长的呼吸。

榆树树干下面，聚集着密密麻麻的黄色蠕虫，忙碌地吸吮着树的汁液。等它们吸食了足够的营养，就长出翅膀，飞到树上咬噬树叶。这榆树真是好脾气，如果换成我，肯定会疼得哇哇乱叫，一脚把它们踩个稀巴烂。过于和善成就了贪婪。蚂蚁沿着墙根，盲目地奔走。没有花朵，没有蝴蝶。蜻蜓很多，倏地一下，迎面来一只，倏地一下，又来一只，没有半丝响声。蝉不识时务，歇斯底里个没完。

麻雀们不知藏到了哪里，燕子们早早地躲进窝里。花狗趴在门道里发困，耷拉着血

红的舌头。它不再上蹿下跳，活命更要紧。三只羊站在北墙下的阴影里，还有一只干脆卧在地上，目光呆滞而茫然，全无一丝忧虑。黄牛在树下反刍，若有所思，有一刻，它或许想到了自己的归宿。猪在臭烘烘的圈里哼哼叽叽，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。它知道它的时间不能跟牛比，再不抓紧，很快就没有表达的机会。

两个人，在墙根下窄窄的阴影里，脸对脸蹲着。一个掏出两支勤俭牌的香烟，另一个掏出火柴，先给对方点，再自己点上。他们都是麦粒色的脸庞，胡萝卜似的手指，铁丝一样的头发和胡子。他们一个光着膀子，一个敞着怀，用手指在地上不停地画，画一摊无章可循的线。最后，他们画了一个方格子，一个顺手拿起四块小石子，一个捡起四颗羊粪蛋，于是，有了棋盘棋子，有了进与退、攻与守、生与死的厮杀。几只黄蜂在他们头顶盘旋，带着尾部一根毒针。它们的巢穴就在两人头顶的



大山脚下好风光 李海波 摄

◇灯月闲话

西夏打赢关税战

刘志杰

1038年，刚刚建立的西夏为稳固政权，对北宋发动了多次战争，屡遭败绩的北宋为防止这个小弟日益强大，开始在经济贸易中频施阴招，其中关键的打压手段便是加征关税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：夏商入秦州，每千钱抽三百，谓之“防夏钱”。即对西夏的商品征收30%的关税。而同时期北宋对回鹘只收10%的关税，这30%显然是对西夏的“特殊照顾”。防夏钱一收，西夏的战马、毛皮等主要出口商品顿时优势不存。而对西夏必须买的粮食、茶叶、布匹等商品，北宋则加价出口，一反一正下，他们占尽了大便宜。

西夏盛产青盐，“味甘价贱”，极受北宋民众欢迎，这也是西夏挣宋朝“外汇”的拳头商品。对此，北宋实施定向打击：给予关税豁免，然后拼命压价，将盐价缩至原价的三分之一。不仅如此，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：西

◇草木春秋

又见榴花红

彭传清

很久之前，我家住平房时，父亲在院子里种了两棵树，一棵是梔子树，另一棵便是石榴。这两棵树虽不大，却年年开花，不期而遇。梔子花香味浓郁，满院飘香；而石榴花，我从未闻到过它的香味，母亲却总说我不懂欣赏，让我多看看书。母亲更喜欢梔子花，常将鸡糞埋在两棵树底下，梔子花因此长得格外茂盛，绿得冒油，花香四溢。每到春天，母亲和两个妹妹就会忙着采摘梔子花，不仅自己欣赏，还会送给亲朋好友。

石榴树每年立夏时节便开满宛如小喇叭一样的花朵，红红火火满枝头。随后会长出不大的石榴果，也就一枚鸡蛋大小。我和弟弟总会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尝尝味道，却一嘴的青涩，让人忍不住吐了出来。父亲告诉我们，这种石榴是观赏的，只有嫁接后长出来的果子才好吃。他答应我们，等忙完了就来嫁接。然而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却将我家的院子化为废墟，那两棵树也被淹死了。

不久前，我去了趟西安，在华清宫院里，

我第一次见到了千年的古石榴树。据说这里有两棵千年以上的石榴树，一棵是杨贵妃手植，另一棵说法不一，有说是汉武帝种植。那棵千岁石榴古树，高45米，冠幅7米，树龄已达1212年，为特级保护古树。它长在园内荷花池南边，外侧有一圈石质围栏，树身通体疙瘩，老态龙钟，枝干曲曲折折布满青苔，与一池碧水相映成趣。导游介绍，石榴树夏天更美，蜻蜓、彩蝶伴着盛开的荷花，美不胜收。我见到这棵老树时，正值榴花朵朵绽开，风过花丛，红花摇曳，宛若火焰一般。

石榴，别名安石榴，产自古安息国，是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。它的花两性，红色，为观赏树种，果实可食。晋代张华的《博物志》中就有记载：“张骞使西域还，得大蒜、安石榴、胡桃、蒲桃。”可见石榴在我国栽培历史之久远。

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，大街小巷也种植了不少石榴树。多年前我移居新址后，在我家朝南的阳台下也种植了两棵石榴幼苗。

屋檐下。人和蜜蜂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扰。

一帮十来岁的小子，抬着一架梯子，满村里跑。梯子是很叔家的。全村里，只有根叔家里有这样高的梯子。这帮小子，见根叔家的大门开着，蹑手蹑脚地进去，进到一个夹道里，悄无声息地抬起梯子就走。小子们早已轻车熟路。他们从一条胡同钻进另一条胡同，从一家屋后蹿到另一家屋后，脚下像踩块海绵，没有一丝声响。小子们几乎不说话，一切全靠眼神和手势。他们来到一家屋后，小心翼翼竖起梯子，两个小子一边一个扶着，一个踩着上去，把手探进屋檐下的窟窿。一只老麻雀腾地飞出来。梯子上的小子咧开嘴，露出两颗大板牙。很快，他手里托出一窝小麻雀，嘴角都是黄黄的。

风不时就来窥探一下。它就像一个小偷，悄悄拐过墙角，看准了时机，倏地一个俯冲，抄起地上的草屑和尘土，快速地离开。它有点紧张和心虚。不过，它更像一个忠实的信息员，带来了一些庄稼的气息。带有浓浓麦子味道的麦秸的气息，带有浓浓玉米味道的玉米稞子的气息。还有牛粪和青草的气息。赤日炎炎的中午，庄稼们老老实实待在庄稼地里，庄稼人本本分分待在村庄里。风把庄稼的气味和庄稼人的气味，搅拌成村庄的味道，让沉寂的晌午，分外撩人。

商人护航。此外，他们还暗暗中贿赂宋朝边将买回必需品，庆历年间，一位叫刘沪的守将受贿后，仅每年向西夏走私的茶饼就达数千个。

鉴于自身产业较单一、技术落后的现状，西夏人积极寻找技术突破：重金引进中原的冶炼师，发明了冷锻法，使铁器硬度大大提高，解决了对中原铁器的依赖。他们还学习农耕技术，在河套地区推广稻麦种植，弥补了粮食生产的不足。针对北宋对茶叶等部分商品的垄断，他们引导民众研究替代产品，结果一大批用刺玫瑰、枸杞叶、枸杞子制成的新型茶应运而生，且口味独特，营养丰富。

为了打破北宋的铜钱霸权，西夏人开始打造自主的金融体系：天盛年间，通过提高冶炼技术，发行了著名的天盛通宝铁钱并广泛流通，他们强制与宋钱1:1兑换，因此获利颇丰。因为自己国小势弱，西夏便积极构建反宋贸易联盟，尽力促成和辽、吐蕃、回鹘等地的多方面合作，他们还利用回鹘人当中间商，广泛套取北宋的关税差价……

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北宋打造的贸易壁垒漏洞百出，形同虚设。一个内陆小国，因此在宋、辽、金、蒙等群狼环伺下，顽强地屹立了三百多年。

虽然每年悉心呵护，但十多年过去了，它们也没高过我的肩膀，瘦弱的身子仿佛缺少养分。我请园林专家会诊过，他说这块地曾是建筑垃圾，土壤不好，所以树长不好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每年都会适时地给它们松土、施肥、浇水，它们也不负所望，每年都会如期开花结果，虽然个头不大。

四年前，小区升级改造，工人们将我种的两棵生长不佳的石榴树移到别处，换了一棵高大的石榴树。我曾担心它能否存活，但工人们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包活。”秋去春来，我惊喜地发现光秃秃的石榴树枝上吐出了新芽，第二年还挂了石榴果子。正如王安石《咏石榴花》中所写：“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石榴花虽不张扬，却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人难以忘怀。

今年可能是少雨的原因，石榴花开得不仅比往年多，且尤其的红，宛如一张张涂了口红的小嘴巴。又见榴花红，心中难免涌起无限感慨。阳台前的这棵石榴树虽然陪我才四年，我们却似乎有一见如故的感觉，它的成长与变迁，承载了我对过往的深深思念。它每年一次的花开，都仿佛是对过往岁月的温柔回望。

我想好了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等它的果子熟透了，我会摘下一颗，找回少年时代的青涩味。

◇小说世情

大义灭亲

董本良

鲍大六十岁了，还当村支书，额角隐匿的疤痕，随发际线不断攀升，清亮地汪在额前。村民说他真像包公，只有鲍三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
鲍三的妻子肾衰两年，寻不到肾源，只能透析。血透一次四百，每周两次，存款早花完，只好按医嘱在家里搞水透。鲍三见天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透出的废水倒入厕所，出身臭汗，唉声叹气。

这天，鲍三听说支书执意把他从上报贫困户的名册里划掉，改报李老六家，他惊掉下巴，把正吃着早饭的碗摔得粉碎。他和支书屋檐相搭，支书的老婆一定听见。听见还不行，我要让村民都看见，让支书丢脸。他忽然想到一招，找出手锤，鳌子。对，就用鳌子，把那个“东西”灭了。鳌子在他手里闪出寒光，他嘿嘿冷笑一阵，鲍支书这时一定在陵园，他承包了那里的除杂劳务，清明节前都不得闲。

鲍三背着锤子鳌子一步快过一步，心里鼓点一声响过一声。他知道，一锤子，一鳌子，他和支书今生就此分道扬镳。有人说，鲍支书不错，是好人。和顺雨具公司老总，是支书战友，他软磨硬泡让战友来村办分公司，村中闲余劳力都可务工拿钱。鲍三想在和顺干管理，支书拒绝：“企业有规矩，不能开这头。”

“王五的憨儿子都行，我就不行？”“他较真，管仓库，耐得住，你行？”鲍三不说话了，较真得罪人他怕是做不到——鲍三在和顺没拿到一分钱，不认可支书的做派，第一回和支书闹了红脸。

鲍三背着锤子鳌子一步快过一步，心里鼓点一声响过一声。五年前，村里要招三十五岁以内的扶贫统计员，鲍三想，他三十四岁，初中毕业，年龄合适，这差事非他莫属。这回他没直说，求了支书老婆，支书老婆经常让他帮这干那。偏偏支书老婆的枕头风没起作用，支书聘了张七毛，气得他三个月不理支书老婆的呼唤，那次他还瓮声瓮气地答：“邀我吃饭，不就是想剥削我劳力吗？”支书老婆灰溜溜回屋，鲍三心里的喜鹊叫一声响。

鲍三背着锤子鳌子一步快过一步，心里鼓点一声响过一声。组里推选自己为贫困户，支书凭啥不许？贫困户申报成功，老婆透析就有保障。现在，支书卡了名单，是学“包公铡包拯”，大义灭亲呀？你不仁别怪我不义，我灭掉那“东西”！西山的烈士陵园，此刻正朦胧在斜飘的毛毛雨中。远远听到割灌机在“呜呜呜呜”响，他知道是支书在忙着挣钱，确切地说是以权谋私。呜呜声在轰鸣，他怒气在升腾，恨不得一锤一鳌立刻灭了那个“东西”。拐过山坳，就能见到，他的锤子鳌子就会替他说话。

呜呜声停。老村主任驼着背跺着脚出现在眼前，着急忙慌说：“三儿，你来得巧，你哥又犯病了。”

“他犯他的，关我鸟事！”“你——”老村主任抹把汗，脖子粗了一寸。“王憨儿哪去了？”“他——管仓库哇！”“张七毛也不在？”“开会去了。”“李老六呢？”

老村主任终于听出了点意思：“李老六，按说条件比你好，可最近他查出了肺癌，住院还没回，说活不了多久。你怨张七毛抢了你饭碗？他电脑耍得滴溜转，你只会玩游戏，没错吧！”老村主任抹了抹额上的雨水，脖子又粗了一分。

鲍三阴着脸：“靠死人挣钱，总没假吧？”“好你个鲍三，这也恼？告诉你，党员议事、村民代表大会的开销都指望它。”看鲍三木头般杵着，老村主任在他肩头猛扇一下：“算你狠，老鲍托许多战友替你老婆打听肾源，你还这个样子？他怎会有你这个兄弟？”

老村主任朝细雨里唾一口，颠颠地找人去了。

鲍三背包滑落地上，锤子鳌子发出咔吧脆响。

父亲的坟莹在烈士陵园，鲍三原来想用锤子鳌子，把父亲墓碑上哥哥的名字灭了，让清明来扫墓的村民都看到，出出哥哥的洋相，让他做一回“名副其实”的包公。

此刻，鲍三看见哥哥飞快地倚在香樟树上，双眼紧闭，额上的疤痕如杏仁更显油亮。那是1970年代学校搞勤工俭学，哥哥是劳动委员，校领导安排他挖茶山，正挖得起劲，一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哥哥推开了身边的同学，自己被砸倒在血泊里——鲍三那时还未出生，听父亲说的。

鲍三将捋布满烟雨的脸，打个激灵，刹那清醒。鲍三背起鲍支书，觉得他清癯的身子像只古董。

奔跑在鲍村湿润宽阔的路上，鲍三从里到外都透着汗……

